

台港及海外名家特色文丛

人间烟火

(台湾) 颜元叔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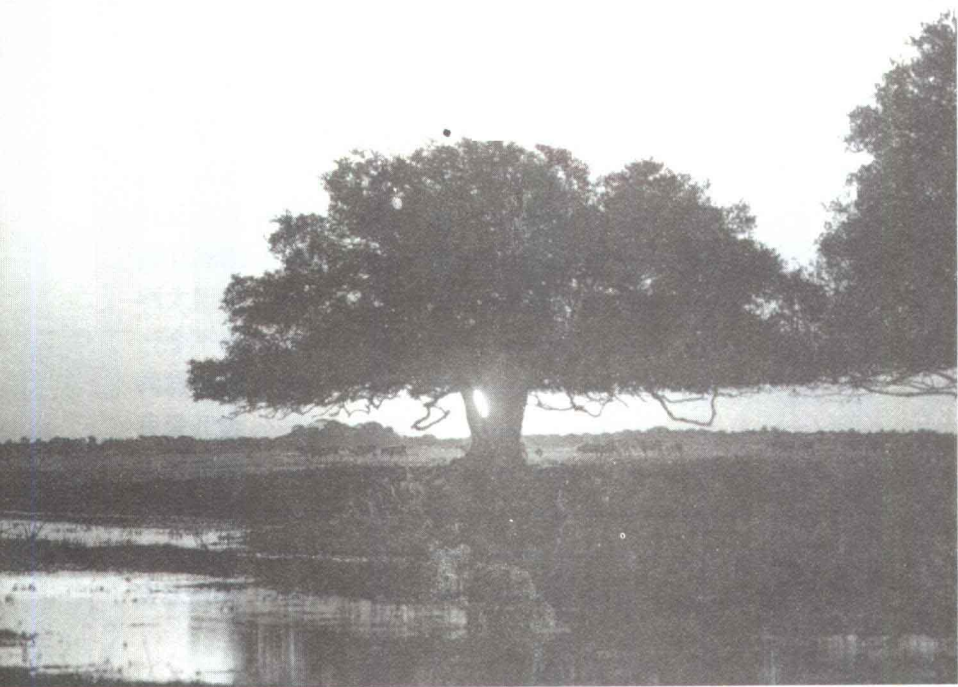


[美]唐翼明 博士 金宏达 博士 主编

台港及海外名家特色文丛

人间烟火

(台湾) 颜元叔 著



(京)新登字19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烟火/颜元叔著.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6.1

(海外名家特色文丛)

ISBN 7-5057-1267-5

I. 人… II. 颜… III. 随笔 - 作品集 - 台湾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5)第19004号

书名	人间烟火—海外名家特色文丛
作者	(台) 颜元叔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通县曙光印刷厂
规格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 印张 211,000字
版次	1996年10月第1版
印次	199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书号	ISBN 7-5057-1267-5 / C · 83
定价	12.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合同登记号: 图字01-96-1138

弁 言

泱泱中华，散文历史，可谓久远。先秦诸子，已甚辉煌，中经汉、唐、宋、元、明、清诸朝，品类繁盛，作家层出，名家蜂起，佳构如云，望之诚使人生无限遐思。盖中华散文与中华文明共生共荣，爱我中华文明必爱我中华散文也。

五四文学运动以后，白话文取代言言文，散文长河，激浪扬波，固有传统，融合新机，又辟新境界。鲁迅、周作人、冰心、朱自清、郁达夫、林语堂、徐志摩、梁实秋诸人，韞玉怀珠，各制伟篇，既有奠基之功，复具垂范之用，虽经历史风雨而精光固在也。

其后，部分作家徙居海外，足迹所至，文运随之而兴，尤以宝岛台湾，散文创作，气象可观。元老辈作家台静农、

林语堂、梁实秋、谢冰莹、苏雪林等固笔力老健，续出新作。而又一辈健将，如王鼎钧、司马中原、张秀亚、琦君、余光中等，亦驰骋文坛，气势峥嵘。旅居欧美的复有吴鲁芹、陈之藩、许达然、思果、杨牧等，复扬风海外。新生代如简嫔、喻丽清、黄碧端、林耀德、阿盛、林清玄等，近年则头角崭然，为人瞩目。

数十年来，海外散文创作，异常兴盛，所可称举之长处甚多，其中之一，即是个人风格突出。个人风格乃作家独特标志，亦是作家开拓文学疆域所树之丰碑。由作家个人风格及特色入手，实为斟酌品味，乃至登堂入室之捷径。本文丛即旨在介绍海外散文名家各自特色，编者相信此不仅有益于爱好者阅读、欣赏，亦必有助于创作者思索、借鉴，对繁荣创作或可推波助澜。

海内外散文创作，在相互交流、推动中将愈益繁盛。珍果美味，奇葩异木，是所望于来日。

编者识

一九九六年八月

介绍颜元叔

颜元叔，湖南茶陵人，1933年生，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英美文学博士，莎士比亚研究专家，曾任台湾大学外文系主任，创办《中外文学》及《淡江评论》等杂志，现任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

颜元叔也是台湾著名散文家，其散文结集有《人间烟火》、《玉生烟》、《笑与啸》、《草木深》、《时神漠漠》、《平庸的梦》、《走入那一片蓊郁》、《飘失的翠羽》等多种，产量甚为宏富，在读者中拥有广泛的影响，而其作品的风格则是挥洒自如地涉入社会生活与思想的各层面，忠直不折而铿锵有力地表达自己的独立见解，抒发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正义的悲悯与热切关怀。他的笔锋犀利，议论风发，鞭辟入里，常令人觉得锐不可当；而嬉笑怒骂，幽默嘲讽，又使人往往忍俊不住。因为是学者，文章中自有一种渊雅与博通，而虽有杂

文特色，却又不乏如《荷塘风起》、《行走在狭巷里》、《假日庭院》等抒情性甚强的篇什。至于如《麦克白去散步》、《李尔王和儿子们》、《哈姆雷特做家事》等篇更是构想奇拔，意味无穷，值得反复咀嚼、吟味。

颜元叔的散文还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记述其留美的亲身经历和回忆少儿时代在故乡水头村的生活的，本集为突显主干特色，就不作全面推介了。

编 者

目 录

弁言	(1)
介绍颜元叔	(1)
荷塘风起	(1)
行走在狭巷里	(6)
假日庭院	(12)
晒太阳记	(17)
一个平庸的梦	(22)
我看电视	(29)
我爱开会	(35)
我谈恋爱	(41)
懒猫百态	(52)
夏蚊成雷	(58)
游泳池畔	(64)

哀哉肉体	(70)
沐浴纵横谈	(76)
坟场联想	(82)
宇宙之大	(88)
常见的陌生人	(96)
钱多不好	(101)
各式傻等	(108)
交朋友	(114)
知无不言	(120)
车夫之“恋”	(127)
烧饼夹油条	(134)
且谈吃蛋	(139)
回忆小面	(145)
沉思高尔夫	(152)
永远 ABC	(159)
林黛玉可以休矣	(165)
美丽的与可怕的	(171)
忧郁的时刻	(177)
不连续的好处	(182)
婚宴	(188)
休假的日子	(191)
箱子的烦恼	(201)
闲话汽车	(209)
厌雨	(216)

淹水记·····	(222)
这一跤是怎么摔的·····	(233)
船·····	(239)
潮塘观鱼·····	(245)
中年人·····	(252)
老年人·····	(263)
时神漠漠·····	(273)
走入那一片蓊郁·····	(280)
笑与啸·····	(287)
我与书·····	(293)
买书读书与藏书·····	(300)
麦克白去散步·····	(306)
李尔王和儿子们·····	(314)
哈姆雷特做家事·····	(323)
奥赛罗的洗澡毛巾·····	(332)

荷塘风起

每周两次，因事进出植物园，都得路过荷塘。一星期两度会面，荷塘与我恢复旧交。20年前，还在建国中学背书包的时候，一日至少一次，总得在植物园里吹吐着少年的意气。而后，便是长期的阔别；即使身在台北也很少旧地重游，一直到年前，还是事务把我带回去。一切都变了，似乎只有荷池未变。去年秋天，我眼看着荷塘在西风里衰谢，到了冬天只见澹澹湖水，插出三五根倒折的荷枝，黑枯一如死鸡的脚爪。春天来到，塘水已不再是冬天的萧荡，处处箭立的荷枝嫩芽，把水面激起了生气。从枝茎到荷叶，从荷叶到荷花，从荷花到莲蓬，突变似的展现；不过是几星期，荷塘已经满溢着生命。

每次经过荷塘，来去匆匆，无暇走离工作的道路，斜刺里往荷叶荷花深处走去。但闻得满池的荷叶荷花，微风吹来，不是清香，却是浓烈的馨香，是以更觉神往。于是，在一

一个下午，工作之后，我执意往荷池走去。20年渐增的体重已使步伐沉重了，少年的意兴也不多存了；然则激奋的心情依旧。我走向荷池与莲池间的长堤。面对这一塘荷叶荷花，扑鼻的芬芳，什么生命能不振奋！什么意兴能不飞扬！我在长堤的中间停步，尽量把脚尖逼近水池，弯屈膝盖，低压视线，向荷叶间望去，但见一层一层的荷叶，像叠居的都市人生；只是这里一切宁静，一切翠绿，一切婉顺着自然。那带刺的荷茎，纤细，修长，劲韧，撑住一顶荷叶，圆似斗笠，叶心是一个小盆地，向天空摊开，承受雨水，承受夜露，承受阳光！天雨的时候，我曾见那叶心的水珠如水银，越集越大，而后荷叶一侧垂倾，水珠如银色瀑布，滴入较下的荷叶；较下的荷叶承接了，叶缘一倾，将银汁注入再下的一叶；再下的一叶承受了，巍巍坚持了一刻，又一弯腰，将来自天上的雨水注还盈盈的池塘，发出那灌水的悠闲音响。这时带刺的荷杆极富弹性，把肥大的荷叶拨回原处，依旧摊开胸怀，承受着天，云，雨，露，和微风。

站在长堤上，面朝西方；下午的阳光从荷叶上反弹过来，翠绿跳入眼睛。凝神之际，突然一阵强风从对面吹来，千百张荷叶的一侧，被卷起，竖起，形成直角；阳光便射在翻起的叶底，使得那竖起的一半，顿时转成昏亮的紫黄；低压的一半在阴暗处，则转为深黛。千百张荷叶，霎时皆成深黛托着紫黄；紫黄耀眼，碧黛深沉。风，太阳与视觉如此的偶合，闪耀出荷叶多彩而豪迈的一面。观荷人的意识几乎跃出了胸腔，跃入那一片紫黄碧黛。瞬间风过，荷叶恢复了举天而

立的姿态，紫黄碧黛同时消失。过后，同样的光景重演，同样的彩色，同样的振奋。我站在堤边，穿着皮鞋的脚未敢涉入池水，公事包依旧沉重拉着我的肩膀。然而，我感谢那刹那的一刻，当阳光，荷叶，轻风与人，有那瞬间的多彩的神会。

走过长堤，到池边的尖顶亭去看荷池吧。我注意到靠着池边的水面是暴露的，覆盖的荷叶不见了，只留下根根尖端结疤的荷杆。是什么人还是兽，伸出了手或爪，摘采了一片片的清香圆绿，偷偷带回厨房，鸢笑地铺入蒸笼，油腻地端上餐桌？还是人还是兽，忍心摧残了这片片清香圆绿！人，总是离他远一些好。于是，从手臂甚至长钩及不着的地方开始，荷叶的活力像浪潮般向湖心推展开去，宽大慷慨的荷叶，亲密并肩的荷叶，把池水覆盖得失却踪影，叠起了自己的碧绿城池。荷叶平洼而宽敷，是一片平面的造型，却有像标枪一般的莲花，次第挺立在碧叶丛里。那莲花高翘在荷杆之巅，荷杆挺直，荷花耸尖，肥大的底部是淡白，而后淡红渐起，继续加浓，红里透蓝，蓝里透红，终于浓缩于花瓣集中的红紫尖端；尖端的红紫，似乎冒出红紫的浓烟；于是，荷池上的空气也被渲染成一片紫红了。若干莲花已将紧握的蓓蕾开放，对称均匀的花瓣，平敷在空气里，高据荷杆顶，花心上升成一个锥体，坦坦然任风在花瓣间流连冲刷。好个少妇般的一朵生命！若干荷杆上，已经不见荷花，但有一个小巧的莲蓬，或昂头或侧首，参差在花叶之间；还需要时日，才能成熟。愿莲子坠落，坠落在池中的污泥里，生长出更多“不染的生命”。

从尖顶亭望过去，美中仍嫌不足。数丈余外池中的一个
小岛，上面杂草丛生，好像很久无人涉过这几十尺的水，把
岛上的野草剪除。20年前，我记得岛上有弯弯的古树，有突
出的岩石却没有杂草；宁静凝视着那岛，想像有一叶扁舟，
从荷叶下滑过去，登上岛。在岩石上，在古树下，像隐士般坐
着。如今是丛生杂草，望之顿生芜秽之感。20年前，池的对
岸是一栋日式的木头建筑，颜色古黑，并不耀眼，因此荷池
的风光，未曾遭受掩盖。如今却不同了；木质的建筑物已为
钢筋水泥的“历史博物馆”所取代，庄严有余，雄伟有余，却
把荷塘给镇压住了。隔池望去，一抬头便见那一片高耸的钢
筋水泥，把视线堵塞，远景无法伸延，荷池似乎肤浅多了。有
一次，我走到“历史博物馆”的楼上，从装有冷气的玻璃阁楼
往下看，荷塘低低在下，广阔的视野向荷塘挤压，荷塘显得
局促狭小。“历史博物馆”的人工的红砖绿瓦，还有那铁质保
险门窗，双扉紧闭和池中的荷叶荷花，也太不相衬了。最可
怜的是，靠近博物馆一边的水面，竟有十来尺的宽度，不长
一片荷叶，定是工程中，大量小泥滑入池中，把莲藕给封杀
了。

我走到荷塘的西侧去，那里和20年前差不多，榕树依
旧临水长着，多胡的枝叶，斜平探到荷叶上面去。池水离岸
不过五六寸；要是俯身，手可以浸入水里。一个儿童正在岸
边作画。我走过去，站在他的左侧后方，但见纸上有许多铅
笔画的圆圈，许多圆锥体，许多直线的颜料。我不想打扰他，
走开了一点，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风是从我身边吹向荷

池，荷池的浓香，给吹到池那边去了。然而，风停时，那千万片荷叶的气息，依旧满溢过来，飘入我的鼻孔。我把公事包留置身侧，把六时半的应酬暂时忘掉，呆呆坐在池边，看着荷叶荷花——让生活的齿轮暂且在这里停刹。

然而，植物园四周的车声，越来越像雷鸣，由远而近。五时半下班的车辆奔驰而过，噪音碾压着花叶。偶然的喇叭，像刺刀穿过树林，插入了宁谧的心地。我侧头看那作画的孩子，他似乎已经找着了恰当的色调，正在上颜色；低头的忙碌，显示他是耳聋于外来的噪音。他是艺术家，沉醉在自己选定的世界里。我提起公事包走了；趁着应酬未到的时间，在园内转了一圈。铁栅栏保护着树木，规定了人行的方向，这是20年前没有的闭塞。待我抬头望过树杪和树隙，但见高耸的建筑，四下里围攻着植物园。有的公寓甚至把厨房的排气孔对着绿树的顶尖。巍峨的林务局的建筑，在花草树木与钢筋水泥之间，作了不忠于自我的抉择。

我但愿植物园能挣扎下去，但愿那荷塘能挣扎下去：20年前如此，20年后依然长青。因为，那临风旋摇的荷花荷叶，是生长在荷池里，也生长在爱荷人的心田上。

行走在狭巷里

差不多的人都住在巷子里，既然是巷子，也必定是狭巷；如果巷道宽广，则是街衢了。然而，即使街衢，两旁房屋耸立，路面蜿蜒其间，也颇似巷道了。人们就住在巷道里，狭狭的，长长的，早上从那里走出来，挺着胸膛；晚上走进去，弯着腰。你是疲倦了，你却有一股喜悦在心头；你看着那满窗的黄色灯光，你知道你的儿子女儿正在客厅看卡通电视，你的太太正在厨下烧一条鲜嫩的黄鱼。

人生就是行走在狭巷里，日复一日，你沿着一条生涯的狭巷，急速或缓慢往前走；你走着你的巷道，他走着他的巷道，两人很难交换；一人兼走两巷，更是分身乏术。有自知之明的人，不做妄想，只沿着自己的巷道走，一直走，一直走，却也踩过了不少行程，在身后留下一段长长的路。譬如摆小面摊，一摆 20 年，却也可以把面摊移到自置的高楼长廊下。人就像牛一般，一步一步的走，犁头在后面一行一行

的犁，不要急躁，不要跳来跳去，一个上午，说不定半亩地的蔓草，已经被新泥覆盖在下面了。

有野心有雄心的人，总是企图同时走两条三条巷子；这条巷子跑跑，那条巷子逛逛，假使他的脚下功夫特佳，也许每条巷都给他跑了不少行程；假使他的步速普通，则在两巷加起来的行程，恐怕尚不及人家始终走一条巷的路程；从一条巷换到另一条巷，会浪费时间精力的——这种人可能有雄野之心，却无雄野之脚。一般的人雄野之心有余，雄野之脚却不足。多少年轻人，特别是高中快要毕业，或者进了大学，雄野之心特强；要学外语吗，英法德日俄一齐学；要选课程，文法理工最好都有一两门；至于将来修博士学位，先修个数学博士，再修个文学博士，再修个哲学的“哲学博士”：既然念，就念博一点，念广一点。好象整个图书馆就放在他们的口袋里。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人的脸上，总有一股骄纵之色——也是幼稚之色。其实，像台大总图书馆，从外面看也许颇小，你绕它走一圈，不需三分钟，可是当你绕进去之后，你会发现连一架子的书也够你啃半辈子，更何况那成百上千架的总和。

然而，有雄心有野心总是好的，特别对那少数身手矫健的人而言。如此，人类中才有军事英雄、政治英雄、道德英雄、宗教英雄、工业英雄、资本英雄、科学英雄；这些都是人中之杰——却也有少数是人中之杰。然而，在英雄之前冠上军事、政治、宗教等类别形容词，这岂不意味着英雄们也各有行业；他们还是走着他们选择的生涯巷道，也许面积比凡